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貳拾貳年玖月陸日（星期三）

成都新聞

第一四九號

社址 東御街二一二號

每份售錢二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明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一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叁元貳角 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

新華電器公司
經售電器材料成都首創一家貨美價廉誠信素孚惠顧試用便知優良營業地址商業後場

交通公司
經售汽車材料各牌車輛銅鐵五金各貨俱全 總公司設春熙路 分售處少城公園對門

戰戰洞及小舞台劇詞單行本發售預約啓事

本報現選擇小舞台劇詞二十種並將戰戰洞加入，大加修改潤色，發行單行本，印刷精良，紙張潔白，定價每本四角，預約二角，定九月內出書，愛閱者請早預訂，過期無折。成都新聞發行部啓

本報招登廣告價目

本報招登廣告以五十字爲限每日收費二角國貨廣告特別優待長期面議

介紹醫士
中西醫士鄒正乾寓北門玉泉街即老關廟街四十八號專治目疾五淋白濁痔漏下疳諸瘡婦女庖塊崩帶等症限日痊愈

鴻源柴炭莊
本記開設東門外大安街批發各種柴炭乾燥耐燒品質純良價值廉便克己

四川省會警備司令部通告

凡在本市採訪新聞向各報社投稿之訪員統限於登報通告後之一週內自行向本部副官處交際股領取訪員登記表式詳細填注明白呈由本部審核酌發訪員證書以便通知各報社採登所訪之稿若未領有訪員證書之訪稿無論確否應飭各報社不予登載以示限制此告

副官處交際股啓

小評

偉士麥銅像被毀

凡在從前有鑄銅像的資格之所謂英雄偉人，到了二十世紀的現在，大半都起了辯證式的轉變，轉變而爲正相反對的——有資格鑄銅像之人，因爲時代的車輪，是不住地向前飛奔，而所謂有資格被當時的人民認爲英雄偉人，預得鑄銅像，而舉香膜拜之者：到了若干時間以後，這個所謂英雄偉人也者，早已不合時代的需要而變成了已陳的芻狗，漸漸被人遺忘，寖假而更會提起他的名字，就會引起羣衆的反感，偉士麥的銅像被人搗毀，大約就是這個理由；

小舞台

聊齋名劇 香裙配（續）

（正旦介）此策盡美盡善，把兒帶往陽間，可知鍊石能補天。嘗死還係未斷呀，（唱）你嫂嫂將沒作有，（幫）任猶子膠漆相投，（幫）啖血肉不拘肥瘦，切不可誤食犬牛，日出東晒兒背後，日落西晒兒前頭，不過是三年之久，五臟齊血脈週流，定貪食須擇貌醜，生一子百里封侯，怕只怕本人促壽，保赤子心要誠求，說根由，天下事無所不有，半人謀半賴鬼謀，（上二旦子介）奴命薄椿萱枯朽，（幫）丢女兒野渡橫舟，（幫）寄籬下諸多掣肘，坐閨閫只知埋頭，晏二哥人才雅秀，聽他是鼓盆莊周，奴果有福分消受，賽當年跨鳳秦樓，幾生修，天作合無聲無臭，（過場）該不得犹悞春秋，小生介）門外有一女花童，意效溫婉雅容，想是千金價重，現時擇婿乘龍（正生介 妾妹湘裙種重，探架四德三從，岳來死亡斷種，無依接到家中，近來婚姻在動，將許田家相公，（正旦介）此兒猛的猛懂，產業就在村東，銀錢有何貴重，是個莊家務農，（小旦介）做媒議在呵哄，安人愼始愼終，小妹雖慚跨鳳，要許坦腹莊東，（正生介）幸喜未發八字，只好不提罷了，小生背介）眉眼，美人

鞋尖繡鳳，此情有勵於中，岸塲推舟不攏，怎能自己緞紅，說話不宜太猛 要設法安頓吾兄，（生介）肩膊多黃中有酒，（鼓）弟歡窄再飲欲嘔，（幫）驢現成攔房騎走，怕跌着一路要撐，（正生介）弟不醉說走便走，既帶酒怕跌岩溝（一正旦介）住一夜明朝再走，防惡鬼攔路復仇，（小旦介）內客廳上房背鼓，地面窄屋小于舟，（大怕介）設床帳將將就就，新舖蓋挑花枕頭，大家倖（二怕介）阿叔醉兒來伺候，煮香茶不夜封侯，

城隍廟電

前日城隍出駕，行至春熙路時，命判官將凡私存有日貨商號者 卽將寒林留送一個 開出綾寒林，共計三萬餘，回廟者僅數十人云，

又電，昨夜廟內，板子聲大作，關係責罰各鬼在街上吃紙煙云

又電城隍昨夜回府，肚腹絞痛城隍娘娘大驚，急命小鬼買金靈丹服用，孫不見效，娘七大怒，罵小鬼嫌錢買假藥，繼後寒林送來一盒，病始愈，聞城隍係受暑疾云，

亡夫作祟

人鬼相交

非財所能解決 須池贓去後夫

本報無衍趣訊，在這科學昌明的時代，蕪湖地方，青天白日的又鬧出鬼來了是這麼 囘事，現在把它寫在下面

樊，有家旺者，和縣嵇溪口人，娶妻陳氏，務農爲業，夫妻二人 賴做爲活，前年

大水之後

家旺不幸身亡陳氏孤苦伶仃生活難度，乃由人介紹於去年五月間轉嫁與周禿子爲妻，周家住蕪湖鐵路，平日賣柴爲業，過陳氏今年二十九歲自過門後，夫妻間情感甚篤，本年六月間產一女孩，取名招弟，雖說家無恆產但也頗覺怡然自得，不料陳氏自去年來到周家之後，每於深夜，

一覺醒來

下身總是穢水淋漓，自己亦不知何故，自今年生女孩之後，有一天晚上，她又覺有人與之交、猛然醒來，睜開眼睛一看，原來就是她己死前夫，於是她明白以前就是她的前夫與她夢淫的關係，但是她這一駭[illegible]就非同小可，就將原本告訴她現在的丈夫周禿子，禿子遽聽之下，也是驚惶失措，當時并請願買錢紙，燒轎馬，冀求死鬼離了周家之門不料最近愈鬧，

愈見厲害

青天白日的、竟將他的鍋碗盞，滿堂亂飛，陳氏并且聽見死鬼說話要它離開周家，除非陳氏與它同行，這一個怪事傳了出去，往觀者已是戶限爲穿，要是歐西研究靈魂學的人們，看見這個消息，也要稱贊一聲「吾道不孤」呢，記者今天也往探訪，則見周家[illegible]倘數人，已在大做法事，但[illegible]顯[illegible]期久，不見異兆 從旁調探 則又說得活靈活現，故也只得姑妄聽之，姑妄記之，

鍋碗盞滿堂飛

怪事轟 戶限爲穿

劍俠武術長篇小說 飛俠十三娘

九十九　蘋英

我與那位娘子，私下往來是有的，至於藏匿這句話實無其事，一者，我沒有這種胆子，二者 那位娘子，失蹤的一日，我不曾出門一步，況且我是河間府人，此地又沒有好友至親、叫做藏匿到那裏去，書生道，就是這句話，他們說我編造，要把我活活打死 月娘道你方才說什麼淒雲山頂 究竟怎樣 其實乃是我親眼望見的，月娘道，我不懂你的話，快快講個明白，書生道 自從那個娘子失蹤以後，他的丈夫聞信歸來，說我拐逃，定要我尋到 否則要送官重辦，我沒有法子，只得胡亂承認，尋了一個多月，毫無蹤跡，他姓秦的和不歇，說不尋到原人，要把我投入黃河，我不得已，立下一張限據，聽說那位娘子失蹤的一日柴斧出門而去 恐被虎狼所害，便到他素往砍柴的山頭尋訪，人雖已死，或者有些殘剩履等物，作爲證據，尋了兩日毫無所得，直到昨天旁晚，尋到三里外的淒雲山麓，

是不是（續）

（十八扯）

青年男女們都含着熱騰騰的心情，倘若不能發洩出來，結果不是放蕩，就是消極。

淚，是女子唯一的法寶。

金錢是麻醉女子的良好藥劑。

女子的撒嬌，可以征服世界上的一切。

小掌故

（大雖）

招商局以前有四艘輪船，是「鎮東」「圖南」「江西」「拱北」，合東南西北四字爲名，圖南就是現在被長春丸撞沉的這一艘，

丈夫戰死

某女在甲，配夫乙，俱成年結婚，乙因不和於家，離家遠適，已經三年無信，聞二投軍戰死，亦無確證，今甲士欲另與丙結婚有疑問數則 一，乙據出無信，對於夫妻關係之期限，法律有無明文，二、甲丙可否結婚 三，乙之尊親屬有無阻止甲丙結婚之權，四，倘乙出現時，甲丙是否有罪 祈貴律師解答爲幸，（瑩）

（答）一，夫妻之一方，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離婚，並在未合法離婚以前，夫妻之關係仍認爲存續 並無期限之限制，二，三，在未合法離婚以前 不能與丙結婚，四，以是否合法離婚定之。

光明影院
歡世界
包廂四千六　男賓堂座二千四　女賓樓座二千四百　幼孩賓從二千二百

智育影院
國片　九月五日至七日止映放
環球公司偉大出品　有聲對白愛情影片
歌伶之女
預告下期換映特等香豔佳片
啼笑姻緣

小舞臺
唯一無二特別戲園
票價每位二百
香裙配

成都新聞

白濁靈根丸
廣東華昌藥房出品
每瓶定價五角主治
初期淋濁・解・便東
痛淋濁塞不通・便二
・期濁淋・頭糊・蒙夕
出濃三期五淋白濁・七天斷
三日能止・成都總售處
根據中東大街壽春
城房春熙路西段健
樂房總亦各生生
華樂房

笑笑笑
姨太太外史眞正妙
滑稽處・笑掉下・
描寫香艷細膩並
俏男女都可看・老
幼都可瞧成都社會
黑幕盡在道書存無
多要買請早
每部特價四角
本報代售

韓朝宗

武庫

異頭陀（續）

雲遊僧卽將道袍卸下・飛步去了・僧乘嘣尾而覰・果然張某尙在此瞧望・覷僧至・張乘其不備・以蛺蝶掌扑僧・僧不動・張知此僧利害，挾金欲逃・僧曰・逃者非丈夫・張不甘辱・與僧角・張用抱月勢・右足向右稍後・左足隨轉作坐馬步・兩手相𢫫・而僧已揮拳向張乳傍逼進，張急用手撥下○後手上斫・滾斫繼進・僧又以兩手著胸・以左手撤開・右足隨進・又以左手著胸・右手撤開・左足隨進・張之滾斫遂亂・急退歸原路僧復以雙拳朝天勢上衝・張欲以霤公斫破之・惟僧手來迅・張不能支・滿身一躍・躍帥數尺・瞬息逃去無蹤・僧乃挾金歸寺・衆僧皆來稱謝・叩問法號・僧曰・貧衲無名・人皆以異頭陀呼我・我亦自名爲異頭陀而已・衆僧又叩其來自何方・僧以峨嵋山對・因此又號之爲峨嵋僧云・同有知其來歷者・謂僧之師傅某・曾學於單思南王，征南亦單思南弟子・僧以內功見長・故所演皆內家拳・張某自遭此挫折・始知天地間不少異人・一山還有一山高・由是洗心革面・投誠效力・于緝匪安良・頗著勞積・遂㳺升至提督云・

假定有一天那麼不知要球蒲儀這小子魂魄與胆，那般矮這個消息，我想也不要駭短了半截

玉獅帶之來源

查玉獅帶係條書由春宵恨脫化而來・原書寫本不過二十頁舊書攤上時有出售且字句荒無頭緒・不知所謂必須全篇另作後自出心裁始能成文・有如造房起架・全賴編輯文理通塞之得法與否・文筆華麗・自然引人入勝・本書卽係友人從舊攤上得來・在得書之時・化報尙未出版・纔見巳經發表・遂爾擱置・現因感閱者要求・始行披露・事實與文法迥異・與化報所載不同本報係特請劉月波新編・劉爲前清文生・筆墨淋琅・決不從淺俗中求同情也・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七回　米文魁設計悔罪　徐明廣失印脫身

上回書中正說到徐明廣在米府・與米文魁家人米至達・推算流年・値米文魁往濟南去了・未在家中・徐公正欲用言語套哄至達・心想套求米文魁惡跡・以作證據・誰知米文魁就在這個時候回府來了・徐公露出驚聲・不敢過於耽延・卽起身與米至達告辭・一路同出廳堂・倘未出得府門・看見由府門外闖進一人・身長八尺・面目凶惡・週身塵土・背上揹個包裹・似出門人打扮・由外直入看他那種荒張舉動・望而知必有緊急事故・徐公此時・外面須然鎮靜・心中實在忐忑不安・那知此人一眼瞧見徐公後・便兩眼不住的上下打量・回頭問米至達道・此人是做甚麼的・爲何在府內行走・至達道・此人乃算命測字的蔡先生・那大漢一聞此言哈哈大笑道・正合其式・正合其式・我今年做事總不順遂・正想算一算命・看看吉凶如何・就請蔡先生多留片時・替我推算一吓・就請先生在廳房稍坐片刻・我將包袱放下・卽來請你算命・徐明廣一聞此言・嚇得進退維谷・只得說道・今日天色將晚・來日一早・我再來與足下細細推算・免得此刻忙忙迫迫・恐有錯誤・豈不是好・說着便起身要走・那大漢順手把徐公一推・說道我今天非推算不可・算得好我有重重謝儀・你不能借故推諉・我平素爲人・說一是一・無論何人・我是不懼怕的・便回頭向至達道・你務必把他留住・說着怒氣冲冲往內釋放包裹去了・米至達在傍・本不知其底蘊・也覺奇怪何以晏教師・今日回府・一定要算命・此人素行不是這種性情・必另有緣故・至達心中疑惑・見算命先生。大有跼蹐不安之狀・便對徐公解釋說道・此人乃府中總教師・姓晏名平地・綽號一聲雷・生性强梁・是個不怕事的人・先生不可觸他之怒・徐公一聽米至達之言・曉得凶多吉少・只得央求至達道・趁此時晏教師業已入內・我們在江湖上謀生的人・藉藝術糊口・只求遠禍・不願與人起口舌之爭・足下何不做個人情・放我潛行出府・可免晏教師借事尋釁・我們平民是擔不起這種大禍的・米至達想這話在理・便想放徐公出府・正這當兒忽聽得由內跑出數人・如狼似虎・大聲吆喝道・胆大的算命先生・便不由分說・將徐公拿下・不知徐公性命如何・

未完

姨太太外史（續集）

一四一續

而你的責問，更要加重於他，我豈非還脫不出禍首嫌疑，」金英見已談入正題，而她偏又不肯據實說出，立刻急道，「我是一個急性人你別故意做弄我該說的話，不要不說，我聽你講後，決不朝第三人去說，亦不聲明是你的告訴，你且說出來我聽，」陳達夫疾嗽一聲，沉了一沉氣笑道，誰敎我白天已向你吐出鋒芒　使你問上我，我未說之先，第一有話問你，就是耳聞你與王伯年曾有婚約，這消息確也不確，」金英見他問到婚約上來了，她焉肯承認　立時換了莊重的面孔　反問他道「這一句話，你由何說起，請你不要多冊了，我們是普通的友誼，並沒有甚麼約定，他背地裏胡說八道，我不負責任，並且這事與婚約一字如何會發生關係，我眞不懂其中緣故，」陳達夫微微一笑道「這件事與你們婚約。確有關係，

未完

偶言

有人說：將全成都的癡君子召集攏來編一隊「李鴻章」旅，一雄拌也一再將虞美人　召集攏來編成一隊娘子軍，

「新對韻」

攻對打，異對同，渡海對航空，延長對積極，特別對普通，烟漠漠，霧濛濛，傀氣對寃風，雞蛇手上下，豬狗決雌雄，州縣巳浸三湘水，萬民俱賤二姓驂，錢對琉瓏，迷天烟斷猶徵賦，鶉衣百結，十載蠶殰尙選工，（選供戰役之工也，）

世態炎涼

澂心

人不如狗

世態炎涼，人情如紙，「奸詐虛僞，充滿人間，」一日下午・偶與二三友人閒步街頭見一骨瘦如材醫乞，爲羣兒嘻笑追逐，醫乞鶉衣百結，手中攜有小犬一隻，犬口中啣一木碗，每見人過，輒露搖尾乞憐之狀，因是好奇者，慈悲者，紛紛贈以銅板，余友某君覩此情形，亦良不忍，遂以鈔洋一元予之，犬見鈔票，卽以口啣之，伏地親覩某君良久，然後啣歸乞手夫犬者，乃一下等動物也，其靈性有如是者，在現代社會中，能有幾人如此犬乎，某君歸後，乃提筆作蓮花落一首，中有句云：「堪嘆世人不如狗　狗比人心反長久，人若無錢親也疏，狗見貧驕死也守，無義人，有義狗，狗狗狗，望你休對破衣吼，人情冷煖君須記，世態炎涼最可憐。」雖屢遊筆墨，亦足象徵現在整個人間社會也，

老師苦

（呂溪）

世人嘗以教育事業「淸苦」，言其飽不死人，餓也不至死者，其中最慘者爲小學敎師・民元以前，嘗以館師爲苦，嘲弄之文特多，誰知今日民窮財盡，小學敎師存欠薪之下，其苦更難罄述，今介紹有淸中葉繆艮之無不歇以資代言・朝代雖殊而館師之事猶有，雖未明言小學敎師，要亦便同行而已・

無講不吃飯・無頌不燕蛋・無粥不火發・無針・無酒不盞・無茶不絕淡・無盒不兩擡・（每節盒禮二色多用兩擡擡籃饋送・無坐不居上・無席不向西，無事不敢放・（放學也）無病不能養・無日不頭眼，無夜不夢想・（想師娘也無睡不雞唱・無醒不天亮・（言輾轉反側，常至午夜後方寐，東方既明，睡難安穩也，）無歲不惆悵（菊花黃，尋館忙惆悵可知，今日之敎師亦然，）無節不怕快，「昔日思穀，今則思愛」無束不好獎，無師不包謊，無徒不倔彊，（今日更甚　甚有打老師者）無僅不偸懶，無物不小賊，（昔日東修未至，今則欠薪未發）無衣不進當　無人不傲慢」「寒酸之氣，人多傲慢，無館不一樣，（目今應換爲無校不一樣，）」